

鸨母：他在你床上住了一年。袋空了还不肯走。我这院卖夜，不养闲人。

杜十娘：是我让他睡的。脸是本钱，胸口也是。娘要赶，先把价码说死。



杜十娘：十日。三百两。到了，人归他，这身也归他。不到，纱不许再掀。

鸨母：翻悔？我做猪做狗。十天，多一夜都算他占便宜。



李甲：母亲又说了？

杜十娘：说了。十日，三百两。银子到，我跟你走。银子不到，你走，床留下。



杜十娘：羞辱你认。人也认。两件都认，才许你再碰这里。

杜十娘：第六日你还不进这个门，我就当这张嘴只会对着银子硬。



旁白：灯灭了。纱从肩上往下滑，滑到他不敢看的地方。

杜十娘：银子是白天的。夜里你看着我。看硬了，再说话。



旁白：她坐上去，让他先记住里面的热，再记住外面的期限。

杜十娘：夹紧。松的那一下，人就会去想他爹。



柳遇春：同乡把你的帖子退出来，比不见人更干净。

柳遇春：谁借你三百两，谁就是帮你把一个教坊的身子娶进布政的门。



李甲：遇春，只剩你了。

柳遇春：我若有，不用你开口。我没有。就算有，我也不劝你拿去买一个回不了家的夜。



来人：十娘说，第六日了。请你回去。有一句，要当着她的身子说。

柳遇春：人还在等。越等，那句话越不像话。



旁白：第六日。门没响。纱却是开的。她把热留着，像留一个还没到期的债。

杜十娘：你要是敢进，就从这层纱先进来。不敢，银子你也别想看。



李甲：亲友不见。遇春说这三百两是赶我的借口。我没脸见你。

杜十娘：他说对了一半。另一半在这包里。一百五十两。七年，一夜一夜攒的，不是给你跪的。



杜十娘：别跪。跪到我胸口下面，像我施舍你。这是我的终身，不是施舍。

杜十娘：另一半去求柳公子。求他看我的面。人信钱，比信这张嘴快。



柳遇春：她先拿出一百五十两？还让我看她的面？

柳遇春：这个人真有心。我拿老鸨的心量她，量错了。银子不经你的手。



柳遇春：我送到这儿。出来的时候人要全。有人塞箱子，先问是谁的。无缘无故的东西最会咬人。

李甲：什么箱子？



鸨母：倒真凑齐了。人可以走。衣裳、首饰、贴身那一层，一件不许带。

杜十娘：衣裳我不要。娘留着，租给下一个。身子你扣不下。



旁白：背心被扣下。白衫被风吹实，该看的地方一处不剩。

谢月朗：七年你说要走，我们当是说着玩。今日真把人走成这样。



谢月朗：这些是我们的，你换上。出了京，路上要花钱，也要有一层能遮、能掀的。

谢月朗：不成敬意。是一个箱子。



谢月朗：锁着，就是一具空箱子。钥匙贴你自己身上。到了地方再开。

旁白：十娘看了她一眼。月朗不说破。箱子是礼。礼底下是七年的热。



李甲：父亲若知道我娶的是教坊的人，不认我，是轻的。

杜十娘：所以别一下回绍兴。先浮居。怒是一阵风。风过去，才有门。门没有，这把钥匙仍在我这里。



杜十娘：我等了七年，不差这几个月。你只要记得。

杜十娘：今日出院的是你的妻子。不是你买下来、用完可以放下的那一处。



旁白：箱子放在床里，锁扣朝墙。钥匙回到她胸口。

杜十娘：你今晚要的是我。别用眼睛去开那把锁。



旁白：行李很少。描金箱用布盖着，锁朝里。

船家：过闸的钱，今日舱里还有没有？你这位娘子的风，比闸钱贵。



杜十娘：五十两。路上够了。箱子仍旧锁着。

杜十娘：花在路上叫盘缠。花在人还没到家的时候，叫心慌。你一心慌，手就会伸错地方。



李甲：里面还有？

杜十娘：有也不在这一路用。你要看，先看我。看够了，锁还是锁。



旁白：船一摇，她就坐实。江声盖过床。箱子在角上，一声不响。

杜十娘：记住这个。到了瓜洲，别把今晚换成别人的话。



杜十娘：七年月色旧，今夜近江南。锁中何必问，人已出长安。

旁白：声音不高。邻船先看见胸口，后才想起那是曲。



孙富：不是行院的货，也不是官船。声音却不是民家女子。

孙富：请那个书生上岸。懂他的人，他才肯把怕的事情，连同那个人，一起说出来。



旁白：她觉得有人看。看的不是曲，是她敞着的那一层。窗掩上。

杜十娘：有人问，你说是监生。别说我是谁。不是我怕。是你那张嘴一慌就多，多完就把我送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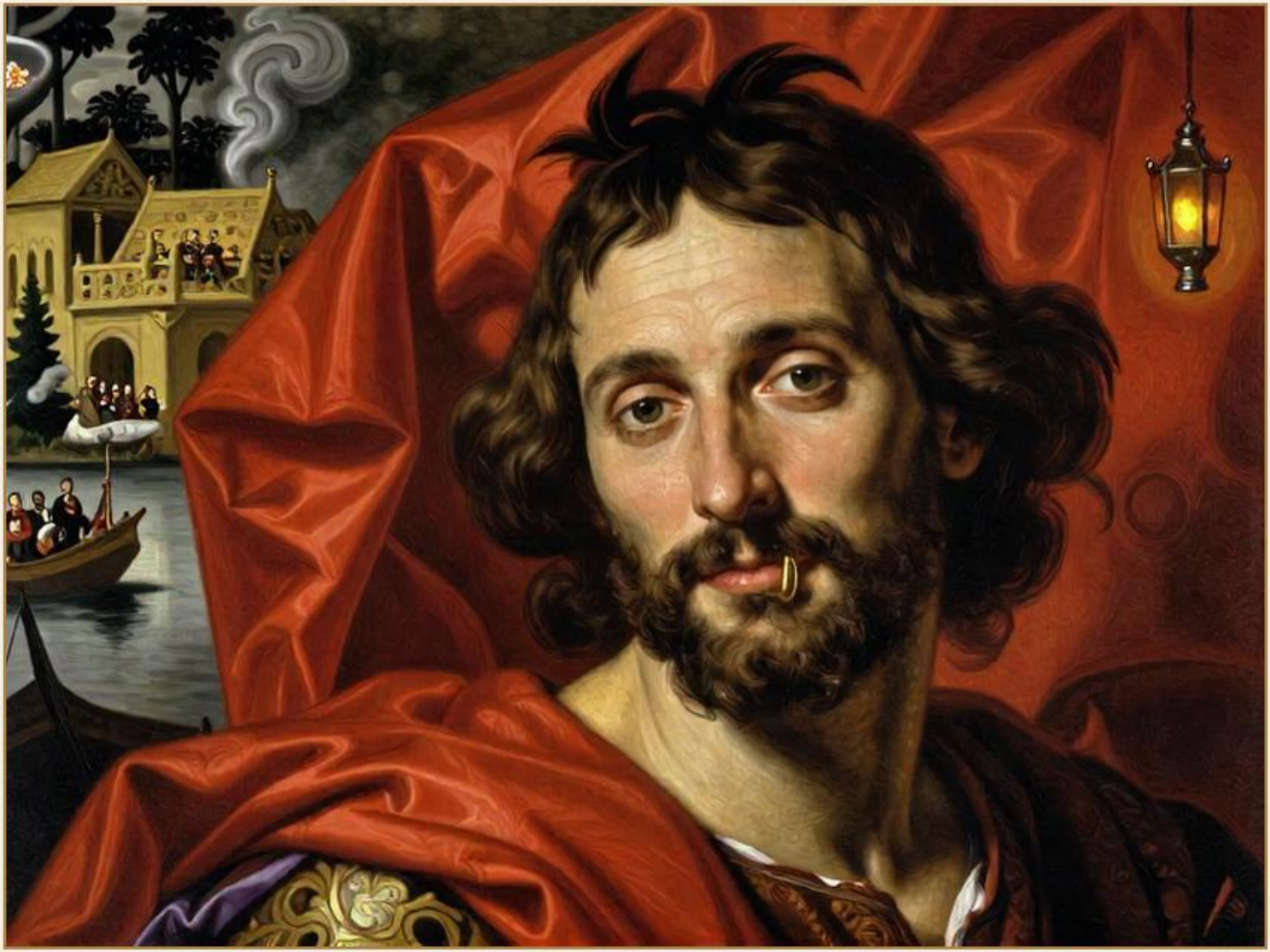
孙富：盐没有味道，最懂味道。人缺什么，一坐下来就闻得见。

孙富：你缺一个能把你送进父亲大门的说法。邻船那位，闻着就不像能进门的。



孙富：我出一千两。人留在我船上。你拿银子回去，门风还在。

李甲：这是卖。



孙富：赎的时候三百。今日一千。你若心疼人，就该替她找下一处，别替自己做一个回不了家的梦。

孙富：想一夜。想两夜，就有人把你想成不孝。



杜十娘：谁请的酒？他看见我了。

李甲：邻船姓孙。一千两。我没有应死。我说想一夜。可我一句也驳不回。驳他，就是驳我父亲。



杜十娘：孙富是个大英雄。一千两，买你的怕。这个价钱，出得明白，也出得下作。

杜十娘：我去。明日当面兑。兑不清，人不过船。解释的话，今晚已经够你泄在我身上了。



旁白：她坐到天明。钥匙放到匣上，又收回胸口，像还不肯让它离开那一层热。

旁白：天将亮，谢月朗送的那一身，她才一件一件穿上。穿给两船看，不穿给他再碰。



旁白：严妆不是给他看的私处。是给两船看的价。价他们出不起。

杜十娘：今日谁再把我当成一件货，就当着江面把货单撕给他看。



孙富：一千两，足色。人呢？

杜十娘：银子是真的。人也可以走。走之前，我有一件东西，要当着两船的面处理。你们都看着。



杜十娘：这些，院里的人只当是我身上的饰物。值数百金。是我的。不是你的枕边，也不是他的船舱。

旁白：她抛进江里。没有人敢接。



杜十娘：玉箫金管，夜里用过。值的不是声音，是我不肯交给鸨母的那一点。

杜十娘：这一层值数千金。五十两路费你都拿不出来。够你走到父亲面前，把腰弯下去。



李甲：我不知。我若知，便是杀了我，也不应他。人留下，箱子留下，我跟你去苏杭。
杜十娘：晚了。你不是不知。你是没有问。珠子若不在，你今日已经把我送过船了。



杜十娘：李郎。你站了你父亲那一面。还没看见他，只听见一个盐商替他说了几句，就把我让出去。

杜十娘：百宝归水。人也不留给你们标价。

旁白：一声水响。船头只剩开了锁的空箱。后来柳遇春在下游网起一小匣。只有声音：留给你。不是偿命。是还那一百五十两。水不标价。